

反對派妖魔化國家 為「去中國化」造勢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反對派從「反國教」、「反中反赤」、「抗殖」，到誣衊、攻擊和反對中央支持香港的政策措施，由「反共」變成了「反華」。可以清楚看到，「反國教」的本質是「去中國化」，反對派正在全面掀起一股「去中國化」風潮，在這股風潮中，國家的形象被妖魔化。但是，內地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程濃縮了西方國家上百年才走完的階段，內地存在一些負面現象並不奇怪。反對派妖魔化國家為「去中國化」造勢，從世界歷史的發展來看，是根本站不住腳的。相反，西方的一些有識之士，卻能夠客觀地肯定地評價中國的發展道路和成就，這對駁斥反對派妖魔化國家為「去中國化」造勢，也同樣適用。

妖魔化中國，本來是西方反華勢力的拿手好戲。隨着中國實力不斷壯大，某些西方勢力嫉妒、疑慮、恐懼情緒進一步加劇，他們刻意詆毀中國發展道路，干擾中國前進步伐，擠壓中國戰略空間，甚至挑戰中國核心利益。

妖魔化中國濫調都以破產告終

相當長一個時期以來，西方反華勢力妖魔化中國各種論調絡繹不絕，包括「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中國不確定論」、「中國責任論」等相繼出籠。「中國威脅論」本質上是誣衊中國的崛起將重複西方列強崛起的老路，也就是以軍事帝國主義或經濟帝國主義的方式，破壞現存世界的秩序；「中國崩潰論」、「中國不確定論」本質上是唱衰中國，認為「中國模式」將不可持續，中國的崩潰將給世界造成災難性後果；「中國責任論」是指責中國只享受發展的成果，不履行應盡的國際義務，要求中國承擔超出自身力量的國際義務。

西方反華勢力妖魔化中國各種濫調，都是以破產告終。中國逐漸發展壯大，並且顯示出一個大國負責任的姿態，這給西方國家以極大的震撼。

西方有識之士客觀評價中國

反華勢力妖魔化中國，引起了西方許多有識之士的駁斥，這實際上對駁斥香港反對派妖魔化國家為「去中國化」造勢，也同樣適用。

2004年5月，《時代》周刊前編輯、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英國思想庫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一篇題為《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的研究論文。雷默教授的文章，以及之後學者們的爭鳴，反映了西方學者對中國發展狀態的新回顧與肯定性展望。

2009年9月，美國人奈斯比特(John Naisbit)出版《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China's Megatrends: The 8 Pillars of a New Society)一書，試圖揭示中國發展的八個原因，奈斯比特指出，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一種縱向民主，即從上到下、自下而上的民主。中國正在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經濟、政治體制，它的新型經濟模式已經把中國提升到了世界經濟的領導地位。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彼得·諾蘭(Peter Nolan)則認為中國開創了世界發展的「第三條道路」。他在《處在十字路口的中國》(China at the Crossroads)一文中認為，中國探索出來的這條道路，可以作為對美國主導的全球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衝動的一種替代選擇，將促進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2010年在《了解中國的崛起》(Understanding The Rise of China)的演講中，把中國發展的獨特性放到了現代性發展的多譜系上，從而證明中國模式也是一種現代化的發展模式，與北美和歐洲模式並存，具有自身的獨特性。中國的發展之路包括政治的發展，建立在自身的歷史和文化基礎之上，與西方經歷的道路「完全不一樣」。

另外，冷戰結束後，日裔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經斷定社會主義已經失敗，人類歷史將在自由主義旗幟下結束。然而最近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社會主義的崛起，「歷史終結論」並不完善，西方自由民主並不是人類進化的終點。這實際上也認可了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性，並給世界未來以新氣象。

反對派掀起一股妖魔化國家的風潮

香港反對派對國家的抹黑，除了給西方反華勢力的唾餘外，還無視國家對香港的巨大支持，竟然誣指國家在香港推行「殖管治」，為的是要「榨取香港人利益」；對香港經濟復甦作出巨大貢獻的「個人遊」，被反對派誣稱為「染紅香港」，要叫停「個人遊」，並借抗議水貨客亮出「中國人滾回中國去」的牌子；反對派發起所謂「反對香港被規劃行動」，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被扣上「割地賣港」、「富豪雙非城」、「深圳後花園」、「香港被規劃」等大帽子，手法與妖魔化國民教育如出一轍。反對派公然搬來早已臭名昭著的麥卡錫「恐共反赤」的武器，並拾陳水扁「去中國化」的唾餘，在香港製造白色恐怖，挑動兩地對立。很明顯，反對派正在全面掀起一股妖魔化國家的風潮。

妖魔化國家誤導年輕一代



楊志強

反對派掀起一股妖魔化國家的風潮，誤導不少年輕一代認識的國家，似乎就是「六四」、李旺陽、毒奶粉、食腐等，反對派使「中國」二字變成了一個髒字眼兒，讓新一代似乎視「中國」為洪水猛獸。「中國」變成了一個被痛苦政治所綁架的符號，成為一個不斷被妖魔化的名詞。但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充滿血腥和野蠻、無恥和厚黑，諸如暴力掠奪、圍地運動、欺詐性的貿易、血腥的奴隸買賣、敲詐勒索、憑權勢強佔公產、貪腐、種族歧視等，更加令人觸目驚心。

從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罪惡到自由資本主義的文明建設，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內地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程濃縮了西方國家上百年才走完的階段，內地存在貧富懸殊、貪污腐敗、司法不公、道德滑坡等各種問題，並不奇怪。這是社會、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中央政府一貫真正視並在發展中透過深化改革逐步解決，而不是處於麻痺狀態置之不理。反對派妖魔化國家，為「去中國化」造勢，從世界歷史的發展來看，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反對派妖魔化國家為「去中國化」造勢，其底牌是謀求「港獨」，這已經嚴重觸及「一國兩制」底線。必須揭露反對派妖魔化國家為「去中國化」造勢的危害性，揭露其對抗「一國兩制」，分化香港社會，挑動兩地對立和仇視，破壞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讓更多市民看清反對派的險惡用心。

首艘航母交接入列傳遞重大信息

妮爾 軍事評論員

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艦」近日正式交付入列，不但使全國各族人民歡欣鼓舞，也引起了相關國家和國際輿論的高度關注。中國軍事專家的評論分析稱，第一艘航母服役對中國海軍具戰略意義，將使中國海軍的戰鬥力、常規威懾力和核威懾能力大增，真正成為一個戰略性軍種；英國廣播公司說，首艘航母服役標誌着中國作為崛起大國的地位；美國國防部的官員說，中國首艘航母服役「並不是一件特別令人吃驚的事」，強調美國將繼續監視中國軍事的發展；日本《朝日新聞》稱，中國航母現在服役除了弘揚國威，還有對日本施壓的意圖，《產經新聞》則認為，「遼寧艦」缺乏艦載機等關鍵兵力配備，一段時間內難以形成戰力，現在不過是隻「紙老虎」。

北京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首艘航母「遼寧艦」在中國國慶節和中共十八大前正式交付入列，是中國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發展的正當需求和必然結果，雖然與因釣魚島爭端而導致的中日關係緊張無直接聯繫，但對展示解放軍現代化水平，進一步凝聚全黨全國人民力量極具深遠意義，傳遞的信息十分重大。

國防建設的領導堅強有力

在交接入列儀式上，胡錦濤主席向海軍接艦部隊授予軍旗和命名證書，溫家寶總理宣讀的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賀電指出，中國發展航空母艦，是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着眼國家安全發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顯示首艘航母是集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之智之力建造的。另據了解，在2003年，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認真聽取總裝備部、海軍和有關工業部門領導及專家意見的基礎上，經調研論證，提出我國要發展航空母艦。之後，中央召開會議，正式決定我國發展航空母艦並審議批准了建設方案。觀察家指出，我國建造首艘航空母艦，論證決策於江澤民、朱鎔基時期，建造交接於胡錦濤、溫家寶時期，成羣編組將在中共十八大後第一屆黨和國家領導班子時期，顯示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已成為黨和國家的堅韌意志，成為各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持續接力行動，這是中國獨特政治、行政和組織優勢的物化表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前進的制度保證。

人才隊伍的儲備使用大膽有效

據報道，首艘航母平台編制是正師級，1000名艦員是在海空軍範圍內擇優挑選，具有本科學歷的軍官達到90%以上，博士、碩士有50多人，其中艦長和政委都是「60後」，年齡相對比較年輕。有資料介紹，中國海軍早在1987年就開始着手超前培養第一代航母的艦長，招收了9名海軍航空兵飛行學員，在廣州艦艇學院開辦了第一期「航母艦長班」，其中去年年初被任命為改造中的中國航母平台首任艦長李曉嵐已升任東海艦隊副參謀長。現任艦長張輝1986年高中畢業後考入上海交通大學自動控制系，1990年8月畢業後攜筆從戎，在東海艦隊司令部自動化工作站工作。1992年8月至1995年8月，在海軍大連艦艇學院艦艇作戰指揮研究生班就讀，獲碩士學位。2001年7月至2003年8月，張輝先後到英國國防語言學院和英國三軍聯合指揮與參謀學院深造。2003年9月起任海軍某部隊副參謀長，後升任改造中的航母平台副艦長。觀察家認為，一艘航母不僅是高新技術結合體，也是各類人才的集合體，在航母的建造和測試試驗過程中，各類人才基本滿足了裝備研試的需要，體現了軍委主導的「寧叫人才等裝備，不叫裝備等人才」人才建設戰略的遠見。

觀察家注意到，首艘航母的舷號為「16」，兩位數標明該艦為訓練艦；交接儀式的名稱為「001號航空母艦交接儀式」，明示建造航母工程只是剛剛起步，說明中國航母形成作戰實力尚需時日，中國的近海防禦海軍戰略沒有改變。

蒯轍元

又一個「9·11」事件與希拉里的困惑

如果說基地組織發動的「9·11」恐怖襲擊是災難性的，那僅局限在美國境內的恐怖創痛，而此次「9·11事件」卻是在全球範圍，穆斯林針對美國使館的抗議衝擊，標誌着由美國和西方主導、強加給阿拉伯國家的「阿拉伯之春」已演變成「阿拉伯之冬」，美國和西方勢將面臨着同伊斯蘭世界的長久性文明衝突。

正當「9·11」事件11周年之際，一部為紀念「9·11」事件的美國影片，因其詆毀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在同一天上映引爆了第二次「9·11事件」。為抗議該影片的放映和在網上傳播，首先在利比亞、埃及爆發了衝擊、襲擊美國使館的反美浪潮，並迅速蔓延到整個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世界，延燒至今越發不可收拾，甚至已擴展到西方國家如法國、澳大利亞等的穆斯林族群。這波反美、反西方的伊斯蘭抗議運動，具有世界性影響，並不亞於第一個「9·11」事件。

美國歧視伊斯蘭教誘發激烈對抗

發生在利比亞班加西美國使館的抗議示威變成暴力衝擊，致美國大使及三位官員喪命，再次刺痛美國人的神經，令美國人百思不得其解。把美國視為解放利比亞的「救星」的國務卿希拉里也大惑不解地問道：「許多美國人都在問，事實上，我也自問，怎麼能發生這種事情？在一個我們幫助實現解放的國家，在一個我們幫助避免被摧毀的城市，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顯然，希拉里一連串的發問，是質疑作為被解放者的利比亞人，為什麼對解放他們的美國人如此「忘恩負義、恩將仇報」，包括利比亞人在內的阿拉伯人、穆斯林，對希拉里的回答，顯然是：「咎由自取」。

美國和西方國家有着根深蒂固的種族優越、宗教優越、文明優越、民主優越、人權優越、

經濟優越、軍事優越，而視其他種族為「愚昧」，視其他宗教尤其伊斯蘭教為「邪教」，視其他文明為「野蠻」，把與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國家視為「不民主」、「無人權」的「專制主義」國家。而阿拉伯國家、伊斯蘭世界，則對西方的殖民戰爭、種族屠殺、宗教征伐、文明詆毀累積深仇大恨，以暴暴暴的對抗衝突是其必然的選擇和行動，而且越演越烈之勢。

打倒代理人留下爛攤子

美國和西方發動的「阿拉伯之春」，雖摧毀了卡扎菲、打倒了穆巴拉克，但同時給這兩國帶來內亂、演變成對美國的仇恨。這同當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所產生的後果如出一轍。最具諷刺意義的是，拉登、薩達姆、奧爾馬，卡扎菲、穆巴拉克，都是美國培植、扶持起來的代理人；同樣為利益需要，美國又消滅、打倒了他們。消滅、打倒代理人之後，反美反西方的伊斯蘭激進勢力重新興起，甚至執政。這如同美國間接扶植反美反西方的伊斯蘭勢力。

如果說，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的罪魁禍首是時任美國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及總統小布什，那麼這次「阿拉伯之春」及「9·11」反美浪潮事件的罪魁禍首就是現任國務卿希拉里和總統奧巴馬。希拉里同切尼、拉姆斯菲爾德都是鷹派，竭力推行美國主宰世界、獨霸全球的霸權主義，「美國必須領導世

界」成了希拉里的口頭禪和外交行動綱領。可以說是希拉里把原本同伊斯蘭世界、阿拉伯國家修好的奧巴馬拉下了水。眾所周知，奧巴馬反對小布什的單邊主義，反對伊拉克戰爭，主張同伊斯蘭世界修補關係，曾在開羅發表了著名的「開羅演講」，宣佈了同伊斯蘭世界重新關係的政策，高度評價了伊斯蘭教、伊斯蘭文化、穆斯林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貢獻。然而，奧巴馬的伊斯蘭新政策被希拉里誤導而變質成了「阿拉伯之春」政策。因之，希拉里被伊斯蘭世界視為「頭號敵人」。

「重返亞洲」引火自焚

希拉里在美國的外交政策制定和執行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她強勢自大，表現出十足的「鐵娘子」架勢，風頭蓋過了奧巴馬。奧巴馬缺乏外交經驗，對希拉里不僅僅讓三分，更可謂言聽計從。希拉里不僅左右奧巴馬發動了「阿拉伯之春」，引發了阿拉伯國家、伊斯蘭世界空前的反美浪潮，也導致奧巴馬實施「重返亞洲」戰略。為維護美國霸權地位和遏制中國崛起，美國直接插手南海領土爭端，中日釣魚島爭端。眼下，釣魚島危機大有爆發中日經濟戰爭和擦槍走火的危險。今年以來，希拉里為遏制中國和領導亞洲，頻繁穿梭於中國的周邊國家，挑撥他們同中國的關係，企圖串連起反中的統一戰線，明目張膽地支持菲律賓、越南、日本不斷挑釁中國。如果希拉里、奧巴馬的亞洲戰略不改弦更張的話，不僅會引發中美之間尖銳對立和衝突，把中國變成美國的敵人，也會助長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必將養虎為患。這一切如果發生，那將是美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會副會長

最低時薪達共識 維護勞工尊嚴

最低工資委員會經過多次檢討後，就本港第二個最低工資水平達成共識，勞資雙方一致通過由現時最低時薪28元調高至30元，調幅為百分之7.1，預計約有33萬基層低薪勞工受惠。委員會將於下個月底將報告提交行政長官及行政會議審議，一旦接納，於明年5月1日實施。

勞資雙方達成共識，低薪勞工每小時增加2元，每月大約增加50元，追上通貨膨脹。實際幫助並不大。

然則對資方來說，時薪增加2元，多少影響經營成本增加負擔。例如飲食業的薪金開支便約佔整體開支4成，難免受到衝擊，甚至令業界招聘員工有困難云云。由此，資方不排除會將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揚言加價。

不過，假若大家都在生活保障角度考慮和體諒，或會感到時薪增加2元並不過高。基層勞工值得體諒。爭取最低工資，除了為改善他們的生活之外，更重要的是維護勞工尊嚴。這30多萬基層低薪勞工，雖然做的是清潔、保安、零售、飲食、物流、護老等行業工作，實際就是社會分工而已，職業無分貴賤。假若社會上沒有街道清潔工人每日不停

打掃清潔，3日之後，香港不變成臭港才怪；大廈保安和老人院護老工人同樣重要。沒有他們，沒有這些行業，社會就不成社會。他們所付出的勞力和汗水、精神和時間遠比那些高薪一族多，但他們的收入和回報卻成反比例，倍數懸殊。這種現象與其說是不公，不如說是一種勞動尊嚴的區分和高低恥辱。他們會問，大家都是社會勞動一分子，只是分工不同而已，用勞力勞動和腦力勞動而已，緣何彼此的回報和收入相距這麼大這麼遠。每月不停工作，換來的竟然維持不了起碼的基本生活，改變不了捉襟見肘的貧困生活。這何來勞工神聖，勞工尊嚴。

由此看，勞工界為基層低薪勞工爭取最低工資值得社會同情和支持，每小時增加2元，雖然有點偏低，也顯示了勞方作出了頗大的讓步。當然，在資方方面說，時薪加2元或3元、4元都難免帶來經營成本負擔和壓力。然則，勞資雙方所不同的是，資方面對時薪調整帶來的負擔會以加價轉嫁消費者，而勞方則要付出更多的勞力和時間，甚至失去飯鐘錢。這大抵就是老闆與工人的分野。



最低工資達成新共識，進一步維護了基層勞工的尊嚴。